

本土文本



□倪 故

绘图
瞿溢

晌午，乔一凡放下熨斗，身子轻得像一张纸，落在椅子上，然后，她整个人向椅背贴靠过去。她瞥了一眼外面刺眼的阳光，皱皱眉头，站起来走向阳台，强烈的阳光直逼过来，她的眼里顷刻间注满了泪水。她赶紧拉上了窗帘。

室内光线暗淡了一些，挂在衣架上的白衬衫像突然蒙上了一层灰。乔一凡把手放在白衬衫上，白衬衫带着湿湿的水汽，热气还没有完全散去，比乔一凡冰凉的手稍暖一些。她用手在衬衫上来回摸几下，衬衫上的温度散去了。她把衬衫拿进房间，挂在衣架上。这是她为丈夫准备的衣服，明天丈夫去苏州做讲座。

眼下临近高考，李涛作为金立高中的名师，他最忙的时候到了。各高校争着邀请他做讲座。李涛是预测高考作文的高手。

这件衣服是乔一凡精心为李涛准备的，一件长袖白衬衫。按目前气温，大部分人已经穿上了短袖。李涛昨天还穿着一件短袖，今天早上，他没有穿乔一凡为他准备的短袖衬衫，穿了长袖衬衫。乔一凡是专职太太，每天看天气预报，给丈夫准备第二天的衣服，但她没想到丈夫出了点小意外。今天早上，李涛跳过挂在衣架上熨得平平整整的短袖，挑了一件长袖。

乔一凡已经有五年不上班了，她得了一种难以启齿的病，近两年已经不再化疗，人也精神了些。儿子上了大学，她不再上班，专门伺候着丈夫。她给丈夫熨衣服时心里暖暖的，给丈夫做饭时心里也暖暖的，她每天祈祷自己的身体不要再出岔子，她要守着这个家，守着丈夫和儿子。

昨天晚上，李涛深夜回家的时候，乔一凡正闭着眼，像猫一样蜷缩在沙发上，耳朵里塞满了电视机里的购物广告内容。电视上是什

么频道不重要，重要的是家里要有点人气。乔一凡本来就不擅于社交，自从生病后，她更没有朋友了。从早到晚，她连电话都没有一个，除了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家里跟没人似的。她心情好的时候，还跟家里的物品说说话，比如，她在家里找指甲剪的时候，就自言自语说，唉，记性真的越来越差了，把你放哪去了？她心情不好的时候，走到房间，躺床上；走到客厅，躺沙发。家里静得空气都流不动。

李涛是名人，应酬多，晚归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李涛一进门，乔一凡睁开眼，还没从沙发上爬起来，就看见了李涛手臂上的伤。

她猛地站起来，整个人摇晃了一下。她还是迅速地走上前，抓住他的手臂，问，这是怎么了？这是谁干的？

李涛轻轻推开她，说，没关系，不小心划破了。

乔一凡愣愣地站在原地。李涛放下手包，弯腰去鞋柜里拿拖鞋。乔一凡还是愣在那里，平时李涛的拖鞋都是乔一凡给拿的。

李涛转身去卫生间，乔一凡这才追上去，说，先上点药，伤口别碰到水，防止感染。她从备用药箱里拿出阿莫西林胶囊，掰开外壳，将粉末倒在他手臂伤口上。他一言不发，不看她，只呆呆地望着窗户。她替他上完药，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他看着的应该是厨房窗户外的那几根长四五寸的爬山虎。爬山虎紧紧地贴在玻璃上，这会儿看上去，像是玻璃的裂痕。

处理好伤口后，李涛拍拍乔一凡的肩膀说，你先睡觉，我去书房，一会儿就好。

乔一凡哪睡得着觉，她开着床头柜上的小灯，等着李涛。她今晚烦心的不是丈夫拍她肩膀这事。

她烦心过丈夫只拍她肩膀这事。五年前，她有一头瀑布一样的秀发。丈夫让她先睡时，都是扶着

她那头秀发的。有时，丈夫还开玩笑说，你看，你让我的手滑了一跤。说罢，他放在她秀发上的手迅速往下一下。自生病化疗后，她那一头秀发再也回不来了。如今她头发长出来了，可头发莫名其妙地就变成卷曲的，粗硬的。丈夫让她先睡觉时，都是拍她的肩，再也不摸她的头发了。这五年，她为失去一头秀发，哭到偏头痛。

她躺在床上，想着丈夫的伤口。她不是侦探，但她一眼就能看出来，那是抓伤，五条抓痕深浅不一，间距不等。乔一凡想着，把右手放在自己的左臂上。对，丈夫的伤也是左臂，她回忆着他手臂上伤痕的位置，再看看自己放在左臂上的手指，有一浅痕在手臂的内侧，那应该是大拇指的位置。手臂的外侧有两道出血的深痕，估计是食指和中指作的案，无名指和小指的抓痕相对浅些，特别是小指留下的那道，不仔细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乔一凡将熨好的衣服挂到房间的衣架上，又在想李涛手臂上的伤。昨晚，他没有给她任何解释，这几年，他们的交流越来越少了。

几年前，乔一凡生癌治疗期间，一天早上，当晨光透过窗帘，照亮满房间时，李涛睁开惺忪的睡眼，两条胳膊抬起，准备伸个长长的懒腰。李涛抬起手臂，手臂上的一缕长发飘飘悠悠地在他的脸上，他快速地从脸上抓起那缕长发，再看看身旁的乔一凡，他看见了她头顶偏右的地方，有鸡蛋那么大的光滑的头皮，李涛闪电般地将那缕头发扔了出去，他恐惧的模样像是在扔一只突然掉在脸上的死蛇。他的目光变化无穷，从惊恐变成平静，又变成软弱，最后停在软弱上，像唱着一首挽歌。乔一凡赶紧用右手捂着自己那一小块秃顶。这小秃顶其实不是昨夜产生的，她几天前照镜子就发现了，此

后，她每天都用生姜片在那块掉发的头皮上磨半小时。她期待李涛还没发现时，那一片的头发已经长出来了。她每晚睡觉前都用长发盖好那块头皮，再躺下。今夜长发不听话地离开了遮盖区。

此后，乔一凡睡觉时再也不枕着李涛的手臂了。她提出分床睡，李涛没同意，说她生病了，他应该照顾她，不应该把她扔在黑暗里。

乔一凡心里疼得不行，她替自己疼，也替李涛疼。

李涛是爱乔一凡的，他当年追她追得很辛苦。他们俩是南师大的校友，乔一凡是校花。时光倒回到二十年前的南师大校园，李涛漫步在操场上，埋头看《雪莱诗选》，翻到《致索菲亚》，“你多美，陆地和海洋的女仙……”刚轻声念完这一句，一个女孩从他身旁走过。李涛抬头看见了一个背影，一个一头秀发的背影，那是怎样的风一样柔软的黑亮头发呢，他说不出来，他脱口而出的是：女仙。后来他们恋爱了，成家了。李涛在动情时，总会轻轻说，女仙。他说他是先爱上了女仙的头发，再爱上女仙的。夫妻共同生活的这十八年，乔一凡不止一次想过，李涛是爱她，还是爱她的头发？在结婚最初的几年，他们过得并不富有，但李涛曾多次托人从国外买洗发护发用品。

阳光从正空中慢慢向西移动，时间已接近下午两点。乔一凡来到厨房，她并没有食欲，只是站到北窗前。这爬山虎是前些日子爬上他们家窗户的，它适应性极强，是喜阴植物，又不怕阳光。乔一凡看着它，它刚长出几片豆大的小叶，西斜的阳光照在小叶上，可以看见叶片上有如同少女脸上的细小茸毛。微风拂过，小叶片轻轻碰一下玻璃窗，过一会儿，再调皮地碰一下玻璃窗，像是一种挑逗。昨晚的李涛看着这爬山虎，心里在想什么呢？（一）



江海新韵

印象白蒲

□郭朝晖

如果你要去白蒲
就选在一个雨天
让摇曳在烟雨中的苇草
做一面有背景的墙
布满老屋顶的瓦松
凝望着天井角落里的青苔
那老井井栏上的绳印
帮你打捞起水中的过往
雨落在屋瓦上
落在青石板上
落在草木上
淅淅沥沥的声音
仿佛从你心尖滴过
两位老人坐在堂屋里
慢悠悠地喝着天水茶
狗蹲在一旁
品咂时光，不声不响
院墙外的大树上
一对斑鸠“咕咕”说着情话
小巷深处，
板胡哎哎呀呀地拉着
未成曲调，却有几分韵致
在秀才巷里学一学人面
桃花里的书生

去蒲塘人家讨一碗水喝
当心一个叫珍儿的女子
不经意间，让你
在蒲塘的风月里沉沦
入夜，去印池边乘凉吧。
用麦芒燃起蚊烟来驱蚊，
再加进几支蒲棒头，
一烧起来，
清香袅袅，挥之不去，
萦绕心头，伴你安然入梦
蒲草白，黄酒黄
一阴一阳
两方印章
印刻在印池的左右两旁
运盐河水静静流淌
河水滋养起一路的繁华
桨声灯影渐远
以一根蒲草绾住你千年
的风雅
白白糯糯的林梓潮糕
一不小心沾在嘴角
一边催你上路
一边把你留住

现代诗五首

□苏 末

光与布匹

光经过许多地方
也有疲惫的时候。它从
一片
屋顶跃下，那些经历过的
事情
让它像一棵棵树的
花瓣那样透明
它被草尖的露珠碰碎
又在风中拼凑起来。让
自己完好地
洒在一座灰色院墙上
它看见一个小男孩，吃力地
抱着一摞布从院子走出来
便轻轻跟上去。小男孩
那么瘦小
光心疼地拥抱他，让影子也
长久地沉默着

光让晾出去的布匹，在男
孩低头
倚靠着的福利院墙上
悲伤地滴着水

小于一

她比空荡的老宅要小。
比泥砌的灶台小。比总
是想着要为明天
蓄满的水缸小。她比陷
在泥地里
让她努力的板车小，比一
袋袋背负到田里的

沉沉的肥料小。
她比谷堆小。比穗粒
小。她为它们一辈子弯腰。

吃饭时，她比瓷碗小。比
先人小。也比儿孙小。
她还比那件穿破了的外
套小。比棉田里每一朵

绽开的棉桃小。当铺开
一床新絮的棉被
我都分不清里面哪朵才
是她。

天黑了。她比缓缓从北
渡村落落的日头和屋脊
悄悄升起的月亮小。比
那张独自

睡了几十年的雕花老床小。
她也比门口年年结满桑
葚的老桑树小。

当她每次一个人在树下
挥手目送我们离去。
当天空排出一行飞鸟。
她比那个“一”还小。

夕阳沉落

夕阳沉落，像一截快要燃
尽的火柴头
在合拢的手掌内，小心地
闪烁

我们通常用它
去点亮通往黑夜内部的灯芯

有时是太姥姥床边的小油灯
有时是父亲提在手里去

妈妈说，不会那么容易
就收获到成筐的花生、玉米
或满园新谷
她还说，一切都是从萌芽
开始的

需要土地、雨水和阳光
尤其需要耐心、细致的看护
“就像你教那些学生。”

妈妈补上这句话的时候
我正疾步走向教室
电话里，她突然大喊：

哟呵嘿！哟呵嘿！
我知道必有几只鸟雀
恋恋不舍地飞起来
嘴角还沾着新鲜的泥土
而几颗花生，已被啄出了

地面
是的，妈妈
耐心细致地守着这些种子
等待它们发芽
真是一份辛苦的事业

井水寂寂

井水寂寂，像从前平静而
略显清贫的日子
只要将一碗凉拌番茄
垂在深井，就可以使少年
的暑假

变得沁凉而生动
只要她坐在灶膛后不断
添柴

锅里的井水就会沸腾，几
只老式水瓶
就会努力保持生活的热度

当然，她不忘留下一瓢
去泡开搪瓷杯里几片刚
采来的藿香叶

等父亲从稻田间回家
会照例提一桶水，冲去满
脚污泥

再端起搪瓷杯
眯上眼睛细细品咂

现在只要想起这些，她就
会觉得
所谓生活，就是置身其中
被洗涤，也被润泽

废墟断想(散文)

□毛郭凯

或许是我们在圆明园的时候，迫近傍晚，游人四散。太阳缓缓落入远方的西山，只剩下发散出的黄晕还在人们的脸上幻变。空气中终于不再那么黏糊糊的，一下子涼快许多，驱散了九月残留的暑意。

说起那天的记忆，印象最深的就是落日。西山绵延在天边，转身之间，太阳已隐去大半。南方的天边是一大片火烧云，一层叠着一层，却丝毫不显得沉重而失去一份本属于这种颜色的娇俏。西山就这样在一片黄昏的包围之中，在一片火烧云的簇拥之中，被淡淡地抹上了一层娇粉色。天渐渐暗下来，而远处的西山却在这样一层娇粉色的涂抹下，轮廓逐渐清晰起来。

眼前的一切，也就在这娇俏的粉色余晖里渐渐沉静下来。游人的喧嚣渐渐向远处散去，四野里能听得清楚的，只有藏在绿色之中的蝉鸣和不时传来的几声鸟啼。恍惚间我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自己并不是站在一片废墟之上，而是身处汪洋。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脚下，身后，我置身其间的地方全是一片，一片，又一片的绿色。你目光所及的地方，这儿，那儿出现块掩映在绿草之间的断石。

这些石头，有大的，也有小的，有宽的，也有窄的。在这茫茫绿海之上，一组组的大石头就像海里的礁石，任海浪如何拍打，都掩藏不了他们的身影。而那些小的呢，就是这荒野的海洋中出现的一簇簇泡沫罢了。忽然的一阵风，荒草便能毫不费力地遮盖他们的全部。但重要的不是石头的大小，而那些杂草能不能掩盖石头的身影也并不要紧。因为他们本就不是普通的石头，他们和园林里的顽石不可同日而语，和路旁的野石更是天壤之别。他们是圆明园的石头，

在外国列强、军阀、汉奸、古董

是有着三百年历史的灵石。便是从他们支离破碎的那日算起，时光也早已流过百年。

既然是灵石，必然有灵性。

你难道听不见他们的叫喊吗？你说

他们在叫些什么。

大水法的石门，观水法的石屏，方

外观的石棱，他们，他们都在叫什

么？他们在叫屈，在喊冤。

然而石头又能有什么冤屈呢？

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年，在结束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仍然不

满足既得利益。

英国联络美法两

国向清政府提出修订条约扩大侵

略权益的要求，遭到拒绝后就决定

采取武力。

十月十六日，法国人先

闯进圆明园。他们见物就抢，满载

而归。英国人虽然来迟一步，但金

银财宝也装满口袋。而更多的，对

那些搬不走的瓷器、佛像、座钟、玉

雕、字画，付之一炬。

昔日举国仰

为神圣庄严之地的皇家园林，今日

横遭此劫，焉能不冤。

我望着他们，他们横躺在草地

上，面对长空，仿佛在倾诉曾经的

烛天大火。可惜豺狼连遭天蔽日的

大火，熏黑云层的青烟，都可以

视作不见，又怎么会听到他们的

惨叫呢？民国年间，军阀张勋心

圆明园未被大火烧毁的一座石雕

喷泉，由于石雕重达十六吨，于是

决定用炸药将石雕炸开，再运回自

己的花园重新组装。溥仪的皇

叔载涛，因为庞大的家族开支而打

起了观水法五块石屏风的主意。在

<p